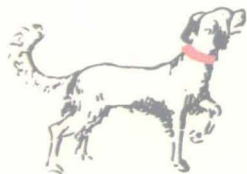




DE WANDELAAR 遇上一只狗

阿德里安·范迪斯 / 著
Adriaan van Dis
管筱明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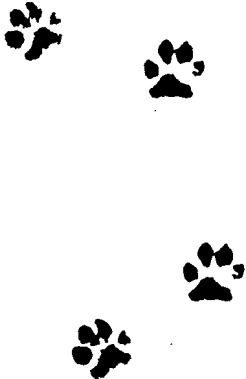
荷兰文学新一代王者阿德里安·范迪斯首次登陆中国
畅销八国，震颤世界的心灵之作

狗是我们与天堂的联结。他们不懂何为邪恶，嫉妒，不满。在美丽的黄昏，和狗儿并肩坐在河边，有如重回伊甸园。即使什么事也不做也不觉得无聊——只有幸福平和。

——米兰·昆德拉

CIS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ETY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DE WANDELAAR
遇上一只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遇上一只狗 / (荷) 范迪斯著 ; 管筱明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0
(OPEN 经典)

书名原文: De wandelaar

ISBN 978-7-5404-5092-2

I. ①遇… II. ①范… ②管… III. ①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171807 号

Copyright © 2007 by Adriaan van D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itgeverij Augustu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The publishe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本书由荷兰文学基金会资助出版,谨此致谢)

遇上一只狗

著 者: 阿德里安·范迪斯

译 者: 管筱明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吴 健

责任校对: 向朝晖

内文版式: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

封面设计: 可塑空间. COM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裕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62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978-7-5404-5092-2

元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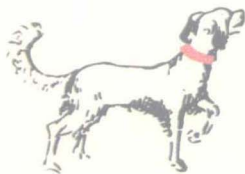
DE WANDELAAR 遇上一只狗

阿德里安·范迪斯 / 著

Adriaan van Dis

管筱明 / 译

它 就那样 望着你，让你 不得不 直面 这个世界
支离破碎，又不乏 脉脉 温情



荷兰文学新一代王者阿德里安·范迪斯首次登陆中国
畅销八国，震颤世界的心灵之作

狗是我们与天堂的联结。他们不懂何为邪恶，嫉妒，不满。在美丽的黄昏，和狗儿并肩坐在河边，有如重回伊甸园。即使什么事也不做也不觉得无聊——只有幸福平和。

——米兰·昆德拉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位上层社会的绅士，遇上了一只下层社会的狗。

穆尔德先生是位典型的上流人士，他从荷兰远赴巴黎，过着衣食无忧的遁世生活。直到某天夜里，他目睹了一场发生在非法移民公寓的火灾。火灾中一只幸存的狗跟上了他。狗改变了他原本安静的生活，它拖着这位新主人遍寻自己的旧相识，由此，穆尔德先生进入了一个由酒鬼、乞丐、小贩所组成的全新世界里……

《遇上一只狗》是作者移居巴黎后对移民和社会问题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批评中带着温厚与幽默，他所偏爱的文化冲突的主题更在此得到充分的彰显。



阿德里安·范迪斯是一位低调的大师，对那种面对世间苦痛试图“做点什么”的愿望进行了微妙的反讽。这部小说非常成功，让读者在阅尽世事之后深感不安。

——《新鹿特丹商报》

《遇上一只狗》是无助与愤懑的见证，也是西方都市社会磨砺与苦痛的共鸣。

——《共同日报》

《遇上一只狗》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源于范迪斯式的灵动风格。流畅的语句，优雅而不失尖锐的用词，对人物的精准塑造，淋漓尽致。

——《布拉班特日报》

这是一本关注当下、提出问题的话题小说。时空的统一营造出叙述的紧凑感，而语言上的节奏与流畅控制得恰到好处。

（爱思维尔）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The publishe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本书由荷兰文学基金会资助
出版，谨此致谢。

上架建议：外国小说/畅销小

ISBN 978-7-5404-5092-9



9 787540 450922 >

定价：25.00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DE WANDELAAR
遇上一只狗

Open经典

发现的惊喜，阅读的欢愉

为艾伦而作

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故事应该与它一起开始。它在一眼窗户前跳舞狐步，还有为逃离一栋着火的破楼而作的那一跳。不过首先，穆尔德先生是在作他的晚间散步。对警察，他后来报的是另一个姓名。

这是春季一个寒冷的晚上。穆尔德出门时穿了件带风帽的粗呢大衣。皮鞋底上钉的小铁片踏在人行道上窸窣直响。他从汨汨作响的水洼上面跳过去，免得溅上污水，然后在老旧的印刷品商店橱窗前耽留了一阵。每个星期，店主都会陈列出一集新品——他虽然还未进过这家商店，但是每天晚上都打算走进去，买张印着他这条街道的巴黎旧地图。广场的钟敲响了十一点。走到街角的咖啡馆，穆尔德挺直腰杆，从露天座那些人眼前走过。那些人总是仔细观察路过的行人，虽说并没有人想到要记住他的身影。他在喷泉池的水里捞起一根羽毛。有一次，来到太阳一落山就关大门的公园边上，他加快步子，一直走到古老的建筑学校，悄悄地把手伸进正墙最下方的洞眼里。那是炮弹在阴暗的墙面上轰出来的——他可以闭着眼睛找出弹头的冲击点。他离开他的街区，

走进一条曾经有过繁华年代的林荫大道，经过一家又一家灯光暗淡、客人稀落的餐馆。餐馆里侍者们盯着空空如也的店堂，期盼着客人进来就餐。他跟他们打了招呼。然后自己也站住不动了。不过这次他面对的是一个陈列有水族箱的橱窗。箱子里有些被绳子绑着的活龙虾。他的散步路线从来不变，他的行动也一成不变，每天重复的运动让他放心：这是他遵从医嘱，每晚上床之前必修的功课。独自。

不过话是这么说，他还是喜欢陪一个又聋又哑的中国人走一小段。那人推一辆小车，上面装满必需的材料，夜里流落到哪户人家的门洞里，就用这些纸板箱搭个大窝棚。穆尔德想象自己与中国人保持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友情。比这个中国人还有教养的疯子，他穆尔德还不曾见过。在他赞许的目光下，中国人选了一家旅行社的玻璃门作为过夜的地方。橱窗里挂着一些卫星照片，画面是一些往各个方向奔流的江河。也许是受了照片的启发，中国人着手就地建造一个只用一夜的太空舱。一只本是放葡萄酒瓶的纸箱做了头盔。穆尔德扔下正在拼凑他的工程的中国人，继续散步，一直走到元帅雕像前，接着转身打道回府，不曾察看雕像底座上镌刻的日期。为了锻炼记忆力，他努力回忆三十四项军功。回到家，他还在小声列举着它们。他怕自己打输抵抗老年痴呆症这场战争。这也是他每日例行散步的一个原因。

远处响起几声警笛。上床前他听惯了这种声音，不过平日这种可怕声音是渐响渐弱，渐行渐远，而这次却是渐渐近了。警笛

声越来越响，从四面八方包围住街道，变得越来越吵人，越来越疼人。汽车纷纷放慢速度，行人在横道线前犹豫，不知该不该过街。一道蓝光闪闪灭灭映射着街边的建筑物。几个小青年踩着滑轮板，飞速驶远，可是他们激起的不安却没有随之消失：大楼上亮起灯光，开了窗户，响起人声。有个人打开收音机，搜索频道。几条稍远一点的街道，天空变了颜色。燃烧的木头气味沿着建筑物的墙面扩散。有个骑自行车的人缩鼻子皱眉头，转过身子，指着教堂塔楼上方的红光。穆尔德对教堂塔楼的轮廓是再熟悉不过，因为他的公寓套房就正对着教堂。可是他却从未见过它们是这般漆黑，而且是这般吓人。他一想到街上可能发生了火灾，就马上感到不安，赶快选条近路朝家里走，可是又陷入了迷宫一般的小巷，连着两次走过同一个十字路口。有队人马精神抖擞地穿过街道，步履杂沓，好像是赶往一个灾难发生的地方。穆尔德一颗心怦怦地跳着，走近那队人。谢天谢地，他们没有在他的街道停下来。

很少见到一个人走近起火现场时心情是这样轻松。

穆尔德看到一辆救护车亮着急救灯，因为一些年轻人不肯闪避让道，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就决定转身往回走，可是人群推着他向前。到了下一个街角，他的嗅觉感知了火焰的气味，于是拼出全力顶着，不肯再往前走。隔得远远的，他还是认出了那座建筑物：一座大门总是开着的破楼。一个黑人站在屋顶的天沟里，摇晃着身子，准备往下跳。屋顶下面，一些女人和孩子把身子从窗口伸出来。人行道上，一些人半裸着身子，抖抖索索，发

出声声怨叹。他们的脸被烟熏火燎，脏污不堪。消防队员忙着撤离疏散受害人。街道太窄，大型车辆开不进来。云梯车好不容易才靠近楼房正面。

看热闹的人拼命往前挤，要抢占头排位置。火焰烧到了毗邻的建筑物，有一角屋顶着了火，塌了下来。烟幕后面，一些人在大呼救命。四楼一个女人威胁说要把孩子从窗户扔下来。云梯达不到那儿。消防队员们便把情况告知那女人，还搭起手臂，结成一张网。穆尔德掉转目光，不忍看下去。只听见一声闷响，一些人失声叫了一声。然后一个消防队员抱着用被子裹住的孩子，带走了。穆尔德尽管不忍，还是看到了这样一幕。

一种怪异的静寂滚过街道，紧接着恐惧而来的是压低的声音：把伤员搬到救护车上，抖开备用水带，接上铜质套头，在现场布置红白拦阻带。还有呼啸着喷射的水柱，窒息人的烟雾。围观者们也静默下来，他们的兴奋变成了羞愧。

有个消防员用水枪清洗着破楼。所有的眼睛都在帮他搜索墙面。众人的目光柱扫向二楼一眼窗户下面一块坼裂的大理石牌。上面刻着一个逝去年代的名字。这时，似乎被光亮推举，一条狗突然在上方一眼窗户上出现。它踮着两条后肢，扑腾着两条前肢，似乎要攀住某个幽灵的臂膀。它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不是不要命了？唔，云梯架起来了。可是狗不肯让人救助，纵身一跃，蹿进另一眼窗户。消防队员也跟着把云梯移过去。云梯与狗的这一幕哑剧攫住了地面观众的心。这出无声的戏剧也潜入了他们的语言：

他们用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动。第二架云梯朝各个窗户移动。不过狗选择了它的出路，往地面一跳。独自，从四处飞溅着火星的窗框。（或许，它是被人扔下来的？）人群中发出一声压抑住的惊叫。那狗四肢分开，在楼房正面前飘落。一个消防队员守在云梯半高处，伸手将它接住，可是身子没有站稳，摇晃之间，又被狗挣脱。不过，由于中间缓冲了一下，狗并没有摔死在人行道上：它瘫在地上，缩作一团，在沥青上抽动着四肢，挣扎着爬起来，努力站稳，又像陀螺一样打着转转，抖掉毛上的灰烬，终于完全醒过神来。有个人鼓起掌来。狗叫了几声。于是寂静被打破。恐惧在“呜啦”声中烟消云散。

有个警察一直在旁观，这时一把揪住狗的颈皮，把它抓住。可是那狗朝他龇了一下利齿，立即挣脱出来，低嚎着钻进人群。一些人东倒西歪闪避。有两个妇女躲到警察所站的拦阻带那边。穆尔德也朝那边移了一步，可还没来得及站过去，那狗就噔的一下扑了过来。害得他的大衣上沾满污渍。

“这是您的狗？”警察问道。

“从未见过。”穆尔德有点反感地回答。

“它好像喜欢您。”

“火烟熏瞎了它的眼睛。”

“您认识它的主人？”

警察一只眼恨恨地瞟着戴着手套被狗咬过的手。

“根本不认识。”

穆尔德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狗给人的印象是它的确认识他。它摇着尾巴，汪汪叫着，想跳到他怀里。穆尔德推开它，可是推不开，它咬着他的大衣衣扣，踮起脚贴靠在他身上。穆尔德正准备抚摸它，可是又僵住了：狗一身脏兮兮的，尾巴烧焦了，四只爪子在流血。狗用目光祈求他。穆尔德试图让它变得理性，反复跟它说一些过去他有可能对一些狗说过的话。这一招倒是有效。狗安静下来。难道他们无法让彼此安静？穆尔德不顾烟尘炭灰、狗的黏液，压住内心的厌恶，跪下来，把狗抱起来，扛在肩上。人们互相用肘拐子捅着。“你瞧，我说得不错吧，这就是他的狗。”一个女人叫道，脸变得通红。

警察扯起拦阻带，让穆尔德扛着狗，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众人的低声议论中走进圈内。与众人的议论混杂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流浪汉醉酒的胡话，和一个年轻人煲电话粥的声音。那小伙子跨坐在摩托车上，吹嘘他截获了警察通话的频道：“两座建筑物烧焦了。至少有十一个人受伤。刚刚把他们送往医院。瓦砾下面说不定还会发现死者。”穆尔德在这些人中间待了很久，两只脚被水枪流出的水打得透湿。人也被这场灾难弄得饥肠辘辘。他最后一次望着墙上挂着的大理石牌子，凝视那上面刻着的名字，然后就迷失在纷乱的思绪之中；直到像块臭抹布一样搭在他肩头的狗奋力抬头，才使他回到现实世界。

“今晚我来照料它吧。洗个澡对它没有坏处。”他对警察说。

他们从一辆救护车旁边走过。车上有个教士，跪在一架担架

边。狗发出一声轻叫。教士抬起眼睛，招呼他们过去。

“它认识这人。”他说，“让它跟他做个永别吧。”

狗从穆尔德肩头跳下来，闻着担架的气息。狗尾来回摇着，可是无法看出更多的表示。垂死的人和狗都得到了祝福。由于穆尔德是站在过道上，警察就唤他过去。

“明天下午把狗送到局里来。”在放他走之前，警察还希望记录一些信息：

“您叫什么名字？”

“马丁，”穆尔德回答，“尼古拉·马丁。”

就这样，似乎是出于冲动，警察给在场的人都照了相，也给他和狗照了一张。

远离火灾现场以后，穆尔德再也无法保持原来的步速。他的鞋子都打湿了，鞋底的小铁块没有原来响了。不过这还不是他改变步速的原因。他之所以避免加快步子，是因为有个人在观察他：尼古拉·马丁。穆尔德觉得此人的目光在烧他的后颈。怪诞的念头。显然，这都是因为这条瘸腿狗的缘故。这条目光无神的狗。由于他并不禁止，尼古拉·马丁也就在他耳边说起悄悄话，要他把手帕撕成绷带，包扎狗爪上被火燎起的水疱。狗一开始随他干，并没有动弹，但是后来就不肯让他摆弄了。穆尔德只好把它扛回肩上，揪着它的颈皮，帮助它横过街道，因为街上车辆太多，川流不息。他虽然痛苦，还是得意地口授了自己的规定：他们要并排行走，双方保持一米距离，尽管这样做很费力气。

在街角那家阿拉伯人开的店铺，穆尔德买了一盒狗粮，还有一瓶洗发水。

“啊，先生对狗蛮慈悲的嘛。”食品杂货商看见他走进来，说。

他跟穆尔德仅仅是认识，跟那条狗就熟多了。切片机开始唱起来：两片火腿。一份非常全面的关心，尤其是这份关心来自一